

# 疫情是否迎來高等教育的大監控時代？（上）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Zoom 每日使用人數高達兩億人，這學期有眾多大學生成為其中一分子，然而專家公開抨擊該公司的隱私漏洞以及向第三方洩漏資訊的問題。Zoom 高層隨即就視訊會議平臺的加密與授權議題展開 3 個月的重新評估。

不過線上學習與視訊會議應用程式只是 COVID-19 疫情所突顯的高等教育隱私問題之一，有些學者擔心隨著危機擴大，這可能被當作提高對教職員與學生侵入性觀察（譯註：包括監視或訪問）強度的理由，以教育與公共衛生為名侵害個人權益。

密西根州馬科姆社區學院（Macomb Community College）英文系教授克里斯·吉利爾（Chris Gilliard）的研究領域是隱私與數位政策，他指出這場疫情將使局面「競相沉淪至監控社會」，但卻沒有證據顯示這樣能讓人民更安全。

在擴大實施遠端學習的這段時期，隱私問題涉及的層面很深，影響甚鉅，而且隨著學生回歸校園（不論那會是什麼時候），相關規定與科技的影響將更為深遠。

## 一、政府監控

不論目前身處美國或母國，突然湧入線上平臺的國際學生很可能受到母國高壓政府的監控。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專精亞洲歷史的歷史系教授詹姆斯·密爾瓦德（James A. Millward）指出，多年來中國密切關注課堂討論，尤其是關於台灣、香港等敏感議題。

就算中國的監控早就時有所聞，不過隨著遠端學習變得普遍，密爾瓦德指出，「教授如果討論到中國議題或有中國學生，應該對此稍有敏感度」，他說，不論學生現在身處何處，或是課業結束後將回到何方，教授請他們在線上發表言論時要稍加謹慎，要注意這對他們來說可能會有什麼後果。

此外，監控行為也可能來自政治團體，最近美國轉折點（Turning Point USA）的創辦者查理·科克（Charlie Kirk）在推特上發文呼籲

大學生公開教授的線上課程影片：「現在該把滲透到校園的激進主義記錄下來並公開揭露了，『透明至上』！」

密爾瓦德等人也擔心直播或預錄課程影片或教材更容易遭侵權盜用，尤其是在版權法律與取締較寬鬆的地區。這也不是新出現的問題，不過線上課程的普及將突顯此現象。密爾瓦德表示：「大家努力不希望讓課程中斷，我不是要潑冷水，不過我們還沒認真思考過這些層面。」

學校紛紛轉而使用遠端學習後，線上監考是另一項引發關注的議題。監考軟體會控制學生的電腦，要求監視學生的工作空間，甚至追蹤眼睛視線，用以偵測可能的作弊行為。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歷史系副教授茱莉葉·李維（Juliette Levy）表示：「我超級討厭 ProctorU（譯註：一種線上監考解決方案），我絕對不會去用。如果你強迫學生使用數位筆，把所有人都當成作弊的人，這是我們的問題。科技沒有錯，錯的是使用方式。」

不過對於職業學校或研究所申請人來說，線上監考方案是一大救星，讓他們能接受法學院入學考試（LSAT）、GMAT、GRE 等測驗，不必等待現場測驗復辦，因為這可能會使他們耽誤一個學期，甚至更久。史黛西·可普林斯（Stacey Koprince）是曼哈頓備考公司（Manhattan Prep）的內容及課程研發主管，她表示的確有些應試者發現技術規定包括交出電腦的控制權時猶豫了，不過「多數學生還是很高興有線上考試的選擇。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我很高興有這個方案，這讓學生有多一種選項。」

## 二、「企業」大學盯上你了

早在疫情發生之前就有未來註冊人數陡降的預測，隨著大學面臨前所未見的縮編，部分教授猜想轉移至線上教學的措施可能更方便「企業大學」進行追蹤，監督教授的生產力，並以此當作遣散教職人員的憑據。

喬治城大學猶太文明中心（Center for Jewish Civilization）主任暨《校園機密》（Campus Confidential: How College Works, or Doesn't, for Professors, Parents, and Students）作者賈克·貝林納堡（Jacques Berlinerblau）在電子郵件中寫道：「這種狀態很複雜。我一刷卡進入建築側廳，大學存有我在辦公室時間的資料；我從圖書館下載文章，

大學也會知道我研究和閱讀的方向。大學設有這些機制，而且已經存在很久了。」

不過隨著教學大量遷移至線上，這樣的資料與機制只會越來越多，校方也可能更加關注。此事攸關教職員的工作，除了課程與作業，他們與學生的每一次互動也都變得可以追蹤、搜尋，也可能遭受不當利用。貝林納堡寫道：「問題在於，學校會不會用他們所掌握的資料當作判斷教職員價值的依據？轉移至線上教學令人加倍擔心，因為老闆們可以輕易得知我們工作的內容。線上教學不僅容易遭受資料探勘，學術自由也可能受到威脅。」

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研究部副部長暨法學教授弗瑞德·凱特（Fred H. Cate）認為這樣的擔憂過於誇大，他認為至少在近期，追蹤教職員產量的目的並不是向教授施壓，而是根據最近通過的緊急紓困法申請聯邦補助的實際必備條件。為了記錄教職員工作或損失的工時，因此可能會需要更明確的線上打卡記錄。

凱特表示，事實上，近年來大學所搜集的大量資料並未獲得充分利用。現在透過線上測驗、作業上傳、課堂參與的點擊，關於教學與課程的不足處，校方其實可以有很多收穫，不過目前這樣的資訊都未獲分析利用。

透過門禁刷卡記錄這類指標，大學也能知道學生的所在地，知道他們購買、閱讀、飲食的內容，知道他們的運動頻率、待在宿舍裡的時間，凱特表示：「不過少有學校用這份資料來偵測憂鬱症或自殺風險。」只要程序受到檢視，而且能保護個別學生的隱私與權利，這樣做有何不可？凱特指出，隨著最終學生回到校園裡，也許大學能學會更妥善利用他們原本就擁有的資料。

(下集續)

撰稿人/譯稿人：Alexander C. Kafka / 林怡婷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0.4.14). Will the Pandemic Usher in an Era of Mass Surveill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ill-the-Pandemic-Usher-in-an/248515>